

廣諧史

				漢書門
		九	九	
		八	四	
一	〇	九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九	漢
〇	四	四	書
〇	一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40	
冊數	10	(3)	
函號	309	179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古泉先生傳 錢

貝瓊

古泉先生者魏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之歷山
自魏而分敬處荆揚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為
強宗堯時九州厄于水禹采歷山之良用之人賴其
利水平荆揚之產皆列于貢其莊山之別族拔于商
故人以歷莊並稱逮周武王以其有功于天下始封
諸泉而隸于外府太公立九府圜法而泉之子女大
顯俗訛泉為錢云泉之狀外廉內方能通有無凡國
有大事必資之泉而民間尤仰之子姓蟬聯並隸泉

廣雅

古泉先生傳

號秦并六國以泉亞金鑑高帝滅秦更泉曰筭曰賜
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王濞陰蓄異志見泉
大說曰吾事濟矣用是國富兵強其一歸孝文之璧
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滅泉族用白撰
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圓之為龍地用莫如馬也
故方之為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楸之為龜時吏民起
而為奸法不能禁死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
廢白撰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五銖與赤側並行而
屬于上林三官三者莫精于五銖故特不廢廢亦不

久降于三國或耗或破宋魏之際其體益輕而無銖
之質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考唐武德中有
元寶者得上意銖遂闕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支葉益
大盤錯根據中國四夷皆知寶而尊之及有元混壹
區宇楮被用事而元寶黜至心中州郡兵起擢元寶
用之泉亦復顯故號古泉獨銖無聞焉初泉之生也
其母見史占筮之曰吉其體上坤下乾是為泰之象
繇曰質園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施本支繩繩惟
公私是資卒信而不誣且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

相權之說漢賈誼有七福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富國之說晉議廢泉孔琳有救弊之說唐惡其濫宋璟有出穀之說是皆善于泉者宋之洪邁尤明其利害焉蓋自鴻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于泉者以其前民用也雖附權黨勢不交廉介士此泉之恒態然得之則貧可以富卑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則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始求于人而人爭欲致之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道錄者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溥矣不可一日絕者也能濟天下之患亦以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者甚焉蓄之固而攘者衆焉此後世之弊弗古若也三代之時非恃泉以理也特權之以泉耳不為之禁而亦無死者不為之蓄而亦無攘者恃泉以為理則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噫泉果利已乎泉果利已乎

廣雅釋名
古今考索

甘澧傳
酒
孫作

甘澧傳

酒

孫作

澧字公望姓甘氏其先穀城人祖道韞棄家游襄漢
間遇異人儀狄授以黃白之術逃於中山其後有見
於亡何鄉者留之一宿而世已千日故相傳韞為得
遂巡變刃之道也韞生鬯生五子皆能世其家而
仲子澧特醇謹醞藉與汎汎輩不同年未弱冠祖以
為風味似已且許其異日必立奇望因字曰公望既
長果有高志去隱江夏與黃香齊名儲人鴟夷子聞
而謂之曰僕飲足下之名熟矣竊伏江夏足知雅曲

廣雅釋名
古今考索

廣雅釋義 卷三 地勢傳 生
然久居此恐為輕薄子所浸吾欲挈子泛扁舟以歸
五湖可乎澧罵曰人豈不自知乎子雖魁梧滑稽而
量不洪以身托子傾覆之患必及我矣鴟夷子捧腹
開口大笑曰餘子不足容容卿百輩未多也澧曰先
生且休矣俟吾熟圖之鴟夷子謝去往說曹相國曰
吾卧東閣視君侯所親皆天下郊儕也君為相國乃
不知有人才耶相國起而進曰僕狂愚誠不自知惟
足下悉意教之鴟夷子曰江夏甘公望其人也此人
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願君侯具駕身自就之相國

即往見澧於席門下喜曰吾得其為人矣公望
和而不流者也若使木桃椎之楊素羅之必出既而
果然乃載歸箱中令與木石居久之鴟夷子復求見
曰相君之貌玉色金聲誠過於昔觀君之行清通簡
要亦似幾於聖人矣惜不早從吾言卒為曹君之所
賣今相國言子於上上求子甚急且欲封之以土君
將何決焉澧噫嘻太息曰僕本鄙樸素無物情相國
以勢壓我強令我出假使置我於七品三爵之上吾
豈愛焉然業已無及顧且柰何鴟夷子曰商君僕里

人也方尊寵用事久居上前未有所薦而吾與商君有素為子計者莫若因僕以見商君因商君而見帝則君之富貴未可量也澧於是許諾日與鴟夷子歡密數見傾倒約商君居上前同日上謁上方勞於政務與群臣燕洽見二人來遽問曰客何為者鴟夷子持重不答詔光祿卿翼而至前商君從容為上言是即陛下所欲封者今幸求見上津津喜溢於面曰朕心醉君之德矣何自從諸大夫來耶曰臣以陛下喉舌之官曠職願瀝涓衷以裨朝夕上曰生來吾無

憂矣然怪其意氣慷慨輸瀉不竭數以口侵之曰成子之材可謂商家之教矣若趙魯之後誰實任之澧曰彼荒王耳徒以口腹殘民何足置牙齒間哉上快然不樂顧左右曰此君乃欲以冷語冰人遂罷燕明日復召見禁中曰吾味子之言厥有旨哉青州腹心之地非君莫能使吾高枕而肆志其賜平城為君湯沐邑以奉朝請澧再拜謝曰臣待罪升斗之祿唯恐有過今一旦專臣以重爵豈可無算願得從事斟酌可否時時召見廁於賓客足矣慎無以臣故令陛下

荒悖迷亂故御史執法之議也上曰吾籌之屢矣卿所謂盡忠者澧自是居外凡歲時郊廟百神宴饗大祀必與薦裸登降每居上前雖大臣貴戚莫敢同列上親愛彌甚頗用澧為喜怒臣下多懼商君心不平欲以計傾之而未有間會上投筋接澧商君因側足壓之狼狽顛仆上矍然起立奔救商君而澧已惶恐投地展轉趨出矣上竟兩釋不問澧退而嘆曰上愛商君不過口耳若我則以心腹寄之商君烏得與我比哉未幾澧與風后戰有功進爵澧泉郡侯官二千

石終於齊

贊曰聞之長老言澧實和易得人雖當上所信任出入禁闈無親疎貴賤召之人人與之盡歡以故大臣將相皆愛之未有媒孽其短者澧始以鳴夷子商君見上上卒任之既貴商君乃欲以計陷害當是時商君之寵不衰澧與有力焉獨不思澧去而已隨之商君之量狹哉

子頻年多病與甘生絕交輒時時從賓坐中見客有道生風味者意嘗津津及讀大雅甘澧生

傳詞旨醞藉殆使予不能容口也平泉陸樹聲跋

豐本傳

韭菜

唐肅

豐本盖古仙人也一號久眎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
礪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於周其職為醢人屬與
昌氏菁氏菴氏共掌俎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
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
載其名幽七月詩亦歌其仲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
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怪之或執而斃
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為仙人也
漢時與處士鄧林宗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

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生亦不拒就往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為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為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袒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洒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

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為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於周間出於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與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池獨之韓氏亦鄙庾杜衛之流歟

君子傳

荷花為番易程九齡作

葉綬

君子諱蓮不知其姓或曰十世祖名荷因姓荷氏又
 曰蓮君子嗣也因嗣得名實非君子之諱君子幼諱
 函菑長字芙渠相傳為神仙家流世居泰華山玉井
 中其始祖有諱碧藕者壽千歲成周時因西王母進
 見穆天子陪宴瑤池上後不知所終子孫散處其根
 派世襲其名亦曰藕咸潔白聰明意氣清雅自以仙
 流弗與生民伍隱遯不見於世苟可救身雖污泥淵
 下沒齒不怨時人為之謠曰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

胸豈無有絲毫上禪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為乎泥
中竊聞愈不介意世有好而訪之者輒強與歸竟不
辭謝第求澡雪以往任訪者指使或瘵渴治病養老
慈幼娛賓客供祭祀靡不順承雖割股禱體不憚藕
生茹茹端楷離立屹然有出塵之志茹生荷荷為人
圓渾能紉緝為衣與楚畹蘭氏族諱蕙者齊名見稱
於三閭楚大夫又嘗為柘捲屈體輪菌如象鼻狀授
客吸酒號碧筒杯東坡見其遺製酌酒試之嘆曰碧
盃既作象鼻彎白酒尤帶荷心苦藝絕當時後人無

默默聽不倦或勸之仕請與出游皆不應問邨里來
幾何時治何業九齡從前代對至不煩君子一辭君
子大悅謂九齡知已然頗粧飾類紅粉姿色似可動
人多以此嘲之或譴曰太真浴出時耶寵幸睡未醒
耶舉座大笑君子未嘗怪也君子不時見每盛夏東
日方興振衣起立吟風洒露逍遙欣躍已而徘徊顧
望移午斂體握固噤不露半唇數日卸服委其心而
蛻去去輒至時渡來來去皆在壺中人莫能窺其迹
九齡益奇之謂曰昔費長房遇壺公能答鬼使社令

吾其為長房乎曰號小壺公神仙家自希夷之後不
傳已久世無能知者君子知之亦欲傳世願非其人
雖傳不解雖解不盡徒資荒唐之談耳思得清虛謹
默長者即授之竟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九齡
九齡不盡解曰俟其去而視其遺玉蛹纍纍私啖之
瓊液滿噉兩臉駸駸君子之色齋居六軒豁塵俗不
到好事者以厚幣迎君子九齡謝絕君子遂安於程
氏初君子歸九齡有異人過而相曰何物老媪生此
寧馨兒神清骨潤往來人世壽未可量也昔見其浴

能效之者傳十葉至君子君子質羸氣盈心勞貌溢
內視歛然不足外觀珮服鮮整光燁可愛盡得修養
羽化之術以神仙多荒唐不根未嘗妄以語人飄然
有高世之志因辟穀人間奇美珍異珠玉狗馬聲色
服用悉無所好惟日引清漣以自娛濯古有東昏侯
寵貴嬪而愛君子姿色令與潘妃進履君子愀然侯
範金肖像以代焉唐明皇鑿太液池與楊貴妃遊宴
其中近臣將相或不得時至君子侍從其間不少刺
舍左右會祿山之亂遂引去釋有金仙氏雅知君子

齊潔留參侍世尊君子惡其異已不果留留輒登任
束體悒悒不樂若枯槁然粹刻木勒像遣之自是流
落江湖甘同草芥不希薦達番易程九齡遇諸閭巷
望見驚喜且拜曰吾先夫子從周先生游周先生友
愛君子君子吾先夫子師友也敢不拜時薰風徐來
君子欣然起舞笑媚相迎恨相見之晚九齡固請以
歸下榻佇壺汲清漣以奉之願諸子姓曰君子吾方
外友也可善事之日鈎簾去屏蔽洒掃左右惟恐失
君子歡心君子雅不喜言稠人廣衆談論竟日傾候

漢昭帝柳池中芳氣聞十里又見其在華山頂上人
得其丹服之輒羽化今已數百年願在此九齡聞之
愈敬信奉承不少怠焉

太史公曰稱君子有三其一為孔子所稱懷德喻義
之流是也其一為蕭穎士所稱淇園渭川之族是也
獨玉井之宗寔為蕃昌而終不類夫君子唐佞臣楊
再思譏詭張昌宗頗辱君子之名實非君子之罪惟
君子以中通外直之德聞遠益清之譽遭遇明皇為
士大夫賞識若曾子建杜子美李謫仙白居易韓退

之輩莫不更相推詠迨周茂叔講道濂溪尤極口著
說君子之名始大顯於天下顏士所稱微弱孔子所
指世亦不可的其誰也惜乎神仙是尚不能致實用
於宗廟是豈浮華之士哉異相之言經傳不載縉紳
先生皆疑之

黃組傳

大

王景

黃組幼名若敖其先槃瓠佐高辛靖外難封於降婁
子孫據有其土通籍金門往來通邑大都以至闕闕
委巷族大而蕃碩唯主是擇得主雖窘窶顛沛弗棄
去周初有曰藝者自西旅進奭言於王以無罪斥晉
靈不君嗷嗷於朝藝為其用因為世所擯有黃耳者
與韓盧宋猎俱以勇猛稱盧與耳爭能殺之尸諸市
猎不義而去之耳仕晉為大將軍家臣時大將軍貴
幸賚與傾府庫耳為巡邏吏盜屏息曰世其職家無

重關擊柝之後大將軍甚信愛之嘗謂耳曰吾家音
問久違汝能行乎耳首肯久之於是束書加頸遣焉
吳維相去二千里往返無旬日大將軍益竒之俾兼
行人事組之鼻祖也組少長於楊氏勇猛有祖風而
長大機警過之楊謂其有鳴吠之益善任使食三品
食不俯伏不即食召之必舞蹈以進命之退即退不
命不敢也列于賓价有鑒裁見君子必恭勿敢犯唯
小人則惡而搏之嘗有客陳氏忘其名來必為通去
則送於家迪於觀江善酒饌風濤洶湧必亂而濟陳

與之夕食與群尤有主客禮躋階而行陳他日指謂
客曰若庸吾為醢之今義不忍也組聞而去之自後
迎弗及門送於大達而復弗家於陳矣每聞草澤有
漁弋之警必側目長吁有並驅之志狡奸巨猾聞其
聲墮膽慄魄走險以挺時無彘繼指示者以致老死
三尺垣下弗霑一命命也

梅先生傳 梅 何文淵

梅先生傳 梅

何文淵

先生姓梅名華字魁不知何許人或謂幽炎帝其先
有以滋味干商高宗乃召與語大悅曰若作和羹爾
惟鹽梅因命食采於梅賜以為氏梅之有姓自此始
至紂時梅伯以直言諫妲己事被醢族遂隱迨周有
標有者始出仕其實行著於詩垂三十餘世當漢成
帝時梅福以文學補南昌尉上書言朝廷事不納亦
隱去褒姓名為吳市門卒云自是子孫散處不甚顯
漢末綠林盜起避地大林大將軍曹操行師失道軍

士渴甚願見梅氏梅聚族謀曰老瞞垂涎漢鼎人不
 肆之吾家世清白慎勿與語竟匿不出厥後繁生葉
 葉生萼萼生藥藥生華是為先生先生為人脩潔灑
 落秀外瑩中玉立風塵之表飄飄然真神仙中人所
 居環渚竹籬茅舍灑如也東西行者過其處必徘徊
 指頷曰是梅先生之居勿翦勿除谿山風月其與之
 俱乎先生雅與高人韻士游徂徠十八公山陰此君
 輩皆歲寒友何遜為揚州法曹掾虛東閣待先生先
 生遇之甚厚相對移日留數詩而歸唐丞相宋璟平

生鐵心石腸不輕與人題品獨為先生賦之其見重
 如此天寶大曆間杜甫客秦山邂逅先生於風雪中
 巡簷索啖遂為知心每語人曰僕在遠道無可人與
 語得梅先生少慰焉甫為一代詩宗心所賞好則
 衆口翕然於是先生之名聞天下清江成都羅浮庾
 嶺孤山石亭野橋溪路之濱山店水驛江岸之側遇
 會心處輒婆娑久之好事者爭攀挽過其家甚至圖
 寫其像朝夕瞻玩或以油窓土屋屈致先生將之射
 劑先生亦為開心吐露或為先生嘆泚其所先生曰

苟不盤根錯節安能以別利器知先生者敬愛愈重
錢塘林逋眉山蘇軾咸以詩歌美之蓋凡士大夫欲
以片言行者必託先生藉口苟非先生之為容則語
言無味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之王沂公曾居要路
持魁柄高下人物許在百花頭上繇是緋絲纍纍至
於今不墜先生性孤高不喜混榮貴以酸苦自守忽
一夕聞高樓羌笛聲乃悽然有感曰吾不能效桃李
輩趨時故際窮年風饕雪虐而冷落如此奚憾焉嗚
呼梅自大林之後曠數百載無聞人由唐至宋稍盛

流派蕃衍分南北兩支世傳南暖北寒先生蓋居於
南者也先生諸子甚多長曰實操行堅固人謂其有
父風味異居南京犀浦者為黃氏其餘別族具載石
湖世譜

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濁世之高士也觀其清標雅
韻有古君子之風焉彼華服綺麗烏能辱之哉以故
天下人士景仰愛慕豈虛也耶

忘也傳成夜夢一道士面頸黻頰戟手而謂予曰九子有功於主人我獨無功於主人哉主人為九子命名矣我獨無主人為九子作傳矣我獨無然主人有客至必呼我侍立終日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我何負於主人哉既覺思之必酒壺也故亦為作一傳并曰十慶士傳云

天順辛巳夏六月廿四日攜李蘧菴支立中夫甫識

息夫定傳

竹床

支立

息夫定字泰之嘗耻其遠祖躬之為人獨徙居於渭川之上遂為渭川人性剛而志高中虛而行潔人皆以君子稱之曰讀詩至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乃嘆曰質雖美而無學問終不能以成器於是曰鐔利往從學於段成規成規為之剖析以開其義理薰炙以就其繩墨是以氣質變而大器成矣然剛性尚未去人不可撼撼則厲聲隨之厥後日就約束恍然若有所悟降志自卑不憚負

戴之勞無問文繡草木之輩皆讓之上坐雖袒裼裸
裋於其前亦不與較或謂之曰謙則謙矣寧不失之
太卑而可踰乎曰非故使人踰已也正欲已之容人
也况已之分當然者乎彼雖位於吾上卷舒不時出
入不常形疲神勞斃而後已我則寬以處之靜以待
之視彼之得失盛衰直傀儡之進退耳吾何慊乎哉
暮年患足疾常躡大龜而坐識者以為得長生之道
焉

十竹軒主人曰困者貧之常勞者賤之常貧不期於
困而自困賤不期於勞而自勞此恒理耳定處於下
而不抗其上安於賤而不惡其勞易曰君子以立不
易方定其有焉

廣詩史 息井定傳

其文安其有誠

而不計其土也其親而不愛其榮也曰其子心立不
困而自固其不其其榮而自榮也其野耳安其其不

蒲文傳

蒲席

支立

蒲文字尚方揚州人受業於峻儒麻緒通九經尤長
於三禮天子祭帝於郊命有司起之至則相天子行
禮既而即上疏乞骸骨歸田里人多敬憚皇卿大夫
有受君賜食者必請文正面坐而後嘗其餘若飲射
讀法冠婚喪祭文不至皆不敢行鄉人有置酒高宴
者處文位少偏雖聖賢亦拱立不坐其見重於人類
如此常勉學者曰士雖未仕不可不思所以安人思
安人必先思所以潔身吾身不潔將見惡於人之不

廣詩史 蒲文傳

暇何安人之有哉至於用舍卷舒則存乎人而無與於已也其遠祖嘗仕季孫季孫使見曾子曾子疾革亟黜之使去而不用文由此終身不登權貴之門晚年病癩日夕卧床褥髀肉皆銷至見筋骨其友曰君腹九經之笥也天不欲斯文久秘故使九經暴著以宣示於人耳曰輾然笑曰經固露矣如文理之不接續何神思至死不亂

十竹軒主人曰人之為人之輕重者非人故為是輕重也由已有取於輕重之道也人輕已則思去其可以輕已之行人重已則加勉其可以重已之寔人其能輕已哉人其不重已哉近世見人之輕已而重人則謗訕百出何其不思之甚也文既為人所重又思潔已以安乎人其不見重于人亦之有也

方溫傳

布衾

支立

方溫字德周綿州人外貌若柔順中則剛果不可亂
頗有山野氣每為人所排擠始軟熟可任使尤好音
樂聞絲木之音即起舞忽自悟曰君子之學以威重
為質豈可飛揚浮躁之若是乎聞有車大經者善褒
化人氣質遂往從焉大經教之不倦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無復向時之態矣卒業於要離伯機因得以
成章進儕於縫掖之列天性寬大最能容物喜聞人
之善惡聞人之過見人有過則廣為之揜覆必使人

不見而後已人勸之仕曰吾何仕為吾遠祖亦常顯
 於前代為公孫弘所薦者人則少之為司馬光所薦
 者人則多之出處得失為千載之雙譽不可不謹也
 吾何仕為是以未嘗苟且以事人卒老於隱
 十竹軒主人曰聞人之過能不議之者已不可得况
 見其過而能為之拚覆者乎欲拚覆其過必用善言
 以蓋之而後可以解之也有過者於此宜一聞之即
 覆矣

元安傳

木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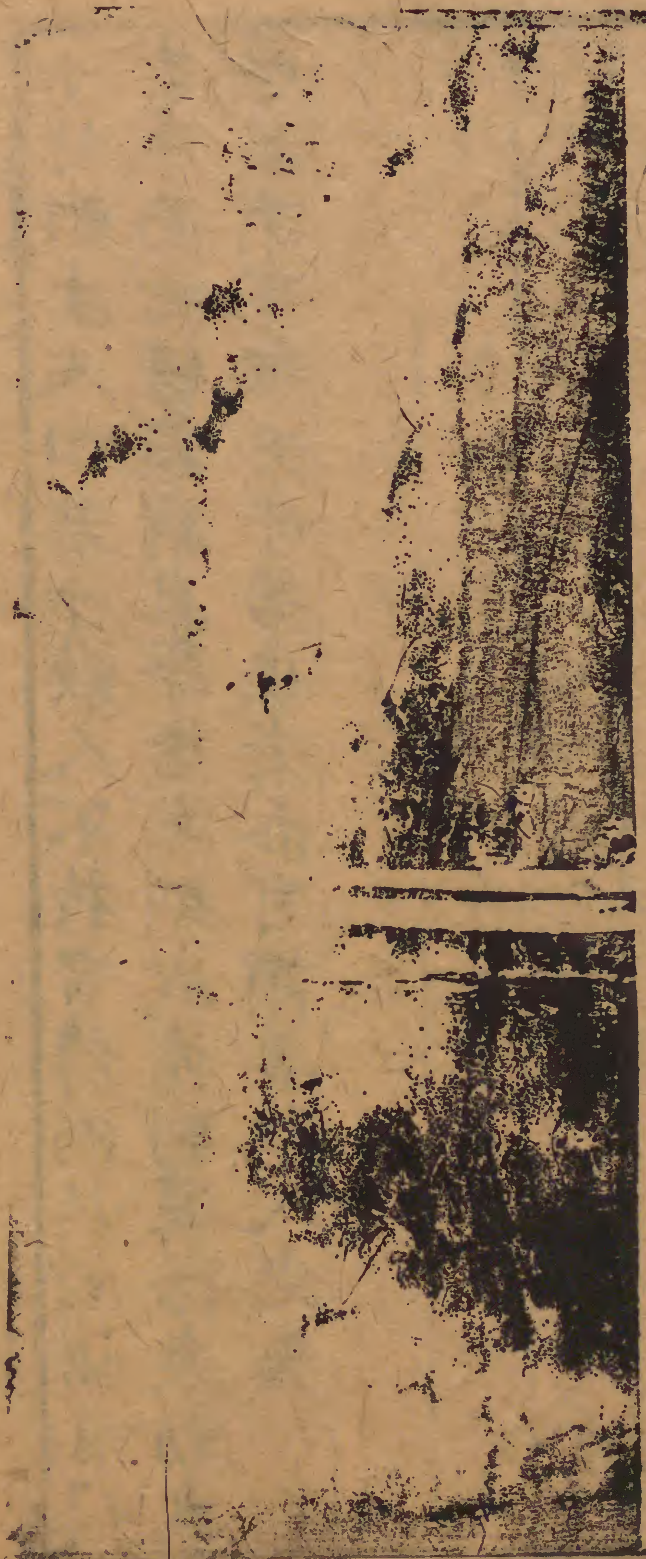
支立

元安字以寧鄧林人貌朴實而中心亦不虛假立志
 高出物表嘗以明堂之器自期久居山林遂為市井
 人所短同類戲之曰向則棟梁今則窳稅矣時同類
 方衣文繡錦縠安乃對曰不知者以為弮中彪外知
 者必笑若草草矣同類憾之安聞善言從之若轉圜
 或曰子性好圓不至於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不已也
 安曰吾豈好圓者哉正欲動之不息以法乾道耳且
 人生百歲如飛鳥遺音苟無善以聞於後亦徒生也

晝夜乾乾猶恐不及豈可縱其安逸以惰其志而昏其氣乎是以醉者見之而警嗜卧者見之而謔有功於學者最多晚年有知者欲薦之中心不欲仕乃筮之得兌之困其繇曰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覲解之曰臀困於株木以陰柔之質處困之底而無所庇也入於幽谷益入於困無自出之勢也三歲不覲不過其所亨也因嘆曰使元首尊安者舍我其誰與如時之不至何且其彖曰尚口乃窮又豈可盡言以取困窮乎遂隱處深密終身不言

十竹軒主人曰君子教人不於言傳而於心悟言傳有限而心悟無窮且學者勤則成惰則隳悟矣勤矣學其有不成者乎若安者亦可謂善教人者矣

唐詩集卷之五
褚才傳



褚才傳

紙帳

文立

褚才字子張黃山人性行修潔不喜為流俗交人少
拂之即感然不悅若將玷已者嘗曰涅不緇惟聖人
能之吾輩不可以不慎其姿色若玉雪或謂之曰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迺艷然不
悅曰吾固濯之暴之矣然未嘗有聖人之道德而言
不幾於侮聖人乎或病其質太薄曰吾何薄乎吾之
德足以庇人吾之智足以障風塵吾何薄乎或議其
中之虛曰人心本虛特為物欲蔽之耳不虛則窒塞

湫隘其何以容人人之生也首戴天之履地中涵人
涵人所以具此人之理也既具此理須當全盡此道
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虛何以致之也人心其可
以不虛乎有周文度者號有道士慕才之名聞其
好辨以書抵之曰昔晏子云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今
子之才富也但當以德幅之何必咭咭然勞諸喙哉
自後雖有面毀之者亦不與辨
十竹軒主人曰聖賢之於言不得已而後出之如其
不得已雖六經不作可也但世人多操欲上之心故

與人辨耳殊不知議我者卑於我我與之辨適足以
卑我耳議我者高於我我何暇辨哉此文度所以為
善規人而才者亦可謂能服善言者與

卓子真傳

杉凡

支古

卓子真字希白長沙人性樸實不喜浮靡表裏一致
 自幼負大志嘗曰作官不能平天下何必屑屑而自
 勞也先儒謂欲平天下者必使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吾雖未能以此處人亦不敢不以此自處是以事上
 撫下交接左右前後無偏倚無邪曲人皆以慳慳稱
 之且不以人之毀譽為欣戚或諛之曰孟子不應嬖
 幸之臣而獨親厚於爾遠祖者以其剛方也子之剛
 方或近之諛之如此亦無喜色或誚之曰子之方正

是矣以曲為柳子之所斬者非爾族乎謂之如此亦無愠色且能容物雖為塵土所侵曰是不足以損吾形質之清雖為穢惡所汚曰是不足以害吾心體之明至於晚年涉歷既久圭角去之殆盡光明坦夷愈非常人可及
十竹軒主人曰窮有所蘊達即有所施所蘊者初非為所施也政以盡在己之所當為耳子真之自處亦絜矩之道也為政者能如子真之均齊方正其於平天下也何有哉

陶鼎傳

瓦罍

支立

陶鼎字允馨河濱人軀幹短小色黝而澤耳高而口方其體常有馥郁之氣相者曰此君雖常近貴人而殊不大富貴非香孩兒之可比也與檀列夫栢子仁相友善二子至則翕翕熱而不相舍去則鬱鬱若喪氣然尤工大小篆每於風晨月夕靜坐於簾幕之內走筆而書縈紆曲折清妍可愛殆非人為者涵養既久其氣愈充人來從游者薰陶漸染與之俱化不必扈江蘿薜芷而紉秋蘭也同里有惡少其行甚穢為

士者見之急趨避之一日來請教對坐終日竟不出一語惡少曰弟子求見甚誠先生無一言以啓迪不幾於沮弟子向道之心乎鼎曰吾何言哉吾之動天地感鬼神變化人氣質皆此氣耳吾何言哉惡少退穢行悉除去為士者不復避之矣天性好學致心火炎上成肌熱之疾醫者曰盍少輟學業使內火不起心如死灰則愈矣鼎曰能流芳於後雖死不死也况脩短之有數乎進學愈勤至老不倦

十竹軒主人曰人未嘗無可用之才但有大小之差爾在上者見其才之大者忌之才之小者棄之不思不棄又必欲求其全然後用之有才者亦不屑屑就己此所以多汨沒於不聞也鼎以疋羸么麼窮而在下與瓦礫等尚能化人之穢行使其操有為之權其有功於斯世當何如惜乎在上之人不知也

唐詩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忿怒則釋憂愁鬱悶則解無諫不入無見不憚不謂
之知已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視我也吾何患
焉我雖涼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能
糞粉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子貢貴
重之器亦非我所取也蓋其器宜於宗廟而不宜於
山林我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苟有用我者無施而
不可也特為人不用耳行已甚索畧無毫髮瑕玷如
忌者以謗語玷之亦受之而不與辨不久則白人以
涇不緇許之

十竹軒主人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
者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能擾其心豈有
不安者乎器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義者也

十竹軒主人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
者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能擾其心豈有
不安者乎器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義者也

十竹軒主人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

之知已可乎掌握我者教我非奴視我死乎
為我雖涼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
器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子實有
重之器亦非我所取也蓋其器實於宗廟而不留
山林我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苟有用於世者
不矣若中器之與人受者其亦不矣之器者世
亦由其味而薄也猶如薄與不其器其心豈不
十部轉主人曰人具君子之器而不與君子之器

燭之舉傳

燈檠

支立

燭之舉字子光鄭大夫燭之武之後今為吳下人性
明敏博聞強識卷方展一目了了五行俱下勿論也
其知足以燭幽微人有不可見之物不可知之事必
資之以明辨焉嘗謂人曰吾非不能納萬民於春風
和氣之中但時未至耳或者曰昧谷餞日之後暘谷
賓日之前莫夜晦冥群慝並作微子之輩則天下之
目瞽矣子負如是之才他日得志吾見其氣焰薰天
人皆不能以不畏也迺啞然笑曰君子當使人敬豈

可使入畏或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畏其有不可乎
曰是非畏其氣焰也畏其德容也德容則能感人氣
焰適足害人故曰威而不猛子所謂薰天氣焰者猛
也害人之威也非吾夫子之所謂威也吾豈忍為之
哉一日聽人讀韓文公贈其遠祖之歌勃然不悅曰
長短賦於天用舍由於人何與於己不必歎也公之
三上宰相書而不憚煩者其亦燭理之未至與晚年
病目見風輒流淚自是深自韜晦當晝未嘗接物夜
則與知己者對坐觀奕聽琴肝膽相照至人定鐘鳴

又闇然退處矣君子許其得匪其彭之道焉
十竹軒主人曰人苦於自明而人不我明自明則周
於責人人不我明則闇於治己責人周則德不宏治
己闇則惡日生舉也人因其明而用之非自用其明
也人不用則寐然而去之非故揜其光也舉其明括
保身者與

矣安用口哉况人之事父母者必於我乎表其孝人之祀鬼神者必於我乎表其誠人之樂賓客者必於我乎表其敬我其可以不傾寓乎或者曰子知子之口有功於人而不知亦有損於人彼之移謹厚以為凶險者非子之口耶即哆然笑曰雨露所以生物也然物亦有因雨露而傾覆者本不同也吾口之傾寓者所以和人情也然亦有化謹厚而為凶險者豈非其氣習之使然與不然人皆於我以瓦注而不以金注也為士者聞其言益器重之

十竹軒主人曰士之所貴乎知己者以其直而和也不和則情不親不直則不能傾寓懷抱春之口甚直其情甚和與之交者歡欣宣通詠歌舞蹈之不暇何亂之為彼之為亂者特假春以發之耳於春何責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十處士傳' and '韓昌黎'.

十處士傳跋

樵李中夫支先生嘗依韓昌黎毛穎傳作十處士傳
文詞偉麗思致深婉僉謂可與昌黎相頡頏因是而
悉其所以為人焉假令先生為宰執則必能握用舍
之大柄以器使一世之人物而無一材之或棄矣不
然就使先生為太史亦必能正褒貶之大法以永為
萬世之勸戒而無寸善之弗錄矣今皆不獲伸其志
究其所素蘊而徒託諸空言以自見何其物之幸而
人之不幸也三復之餘浩然太息謾識其後而歸之

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陽龍骨而鳳姿鬚髯戟
張秀整拔乎其萃性疏挺高潔不耀其華庭寒燠有
常雖凍虐炎爍之時不少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
嗜所須惟清泉白石而已平居獨與淇澳先生相敬
重每見必交拜謂蘭生江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
近處不狎也然自其先得引年却老方安期韓叢之
流常服之至陽益精其術韓愈為國子博士以儒鳴
猶對諸生稱道之故其名益彰徹時憲宗好神仙聞
而召之始至望其風度喟然曰是所謂列仙之儒居

山澤而形容甚臞者歟授太保兼奉御大夫不拜引
置別殿詢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
且謂得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上
不能強之罷去乃從柳泌服金丹日加燥渴已而暴
崩穆宗即位遂杖殺柳泌流衆方士於嶺表而徵陽
為給事中尋拜侍讀學士上嘗丙夜讀書召陽侍側
日益明累遷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檀池島之
豚既貴極顯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初自王封戚
里官署私第多置泉石以延之為席上珍皆曰見昌

公使人塵俗氣自消至有圖其狀而傳之者其為世
所愛重如此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太師謚靖節子
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為勸農使其曾孫六皆挺挺有
祖烈風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為昌陽其豈非之
精所為耶蘊本歎世共王命先厥祖矣自神仙之說
興方士資以邀利達世主莫不甘心焉獨陽之論偉
然而憲宗之死不悟不愧漢武哉陽始以直撥率以
直庸世謂仕不利於直吾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

後知松栢之後凋嗚呼獨松栢也乎哉

蘇軾詩之於國朝雖詩出平海

梅伯華傳

梅花

何喬新

梅伯華字汝芳世居大江之南其先本若木氏之裔
食采於梅春秋時復屬於楚秦始皇帝遣將軍王翦
滅楚遂移兵伐梅滅之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其家
杭之西湖粵之大庾者宗支尤蕃衍伯華自幼好修
飾丰姿芳潔儵然塵埃之表玉雪如也好居山澤每
與騷人處士徜徉泉石雲壑之間終日忘返不識者
疑為仙云性剛介寡與然士無賢不肖皆知敬重好
事者或寫其像於屏見者肅然起敬不覺鄙吝自消

楚令尹子蘭申公子椒以清脩自負願托交於伯華
伯華曰若等無實而外飾終將委厥美以從俗耳非
吾友也凌波仙子洛迦樊生亦以雅素絕俗願與伯
華為異姓兄弟伯華笑曰若等得吾一體非可與共
度歲寒者也丞相廣平宋公貞心勁質於人少許可
獨敬重伯華嘗作賦以誦其美伯華覽之不樂曰知
人信不易哉吾嘗以宋公鐵石心腸願乃輕吐綺語
至以文君綠珠况我噫知德者鮮矣當陽春和煦時
群葩競榮紅香翠蔓燦如也而伯華恬然於荒寒之

楚或以後時誚之曰大丈夫盍乘時取紅紫自苦於
寂寞誰復知之伯華曰榮悴命也然有性焉吾知安
吾命盡吾性而已且子未覩其終爾狂飈振蕩彼將
飄泊何所戾耶言者慚而退石湖范文穆公與伯華
交莫逆買地於所居之范村招伯華聚族居之且為
作譜辨其韻格之異而嘆寫真者之不察也繇是伯
華益有聞於天下云

太史公曰梅氏之先有二族當商之季梅伯以忠諫
死漢南昌尉福其後也伯華與福異祖本支家茂以

蕃豈若木氏之遺澤耶伯華知榮悴有命而安之非知道者不能維其遐世恬幽然胄裔皆負鼎鼐之具至其子實以和羨顯於時累葉不絕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慎山泉評文有奇氣且明潔

五大夫傳

松

姚綬

五大夫初不知何許人或云其上世有曰松者居充之乾封徂徠未有姓氏厥後兄弟蕃植森然離立以故地隘五人者徙泰山之上居焉能厲厥祖父操楚楚成立咸有梁棟器孫枝成長日益繁茂東西之行過其居者嘗藉以止息秦始皇東游上泰山適風雨暴至寔賴蔽之遂封為五大夫且強其從行五人者不拜且謝曰山林非村久處木石既挺然以自傲或偃然以自抑絕壑而不為險頽垣而不為偏凌霜負

雪藟雲幕日以踈為常以直為習苟饗趙孟之貴有
隳貞固之質願歸所封以從吾之適也始皇曰嘻子
來前大夫之封不為不崇矣何不出從我柱明堂棟
大厦引重萬牛聳瞻百辟胡乃甘心礫砢放跡幽間
自汨沒於樗櫟之鄉乎嘗聞商高之寢成孔安魯僖
之新廟奕奕皆藉子先世之材幹以就今子不我起
是我不能侔德商魯也然五人者終無從行意始皇
怒欲伐之左右曰既封之遂伐之始為不可乃削其
封而去封雖削人則由是稱之五人者頃聞秦作阿

房宮需異材為用長林大谷求索殆徧乃與其族計
曰秦日苛刻而殫力土木徵必不吾免也前辭其封
後就其徵志士所不為吾兄弟盍散之四方托歲寒
友以居相與盤根錯節庶其可爾新甫有松氏自此
始既而林氏曰吾兄既為新甫行吾安能鬱々久於
此乎遂赴庾嶺南托梅氏以居梅之貞節與類而態
貌玉潔過之因與訂盟聞衛之淇上抱節君甚賢君
系出孤竹居止相比其密如篋季往從之久分徙湘
南故今庾嶺淇上湘南在在有松者皆本徂徠之益

布散四遠騷人墨客多所愛重若陶弘景山中宰相也平生獨愛之陶潛徵士也見必撫而盤桓不舍去他如丁固之夢吳淝之賦崔斯立之哦不可勝紀然惟徂徠者殷富特甚荻苓琥珀恒困貯廩積四方商販以之而集至漢景時文翁興學西蜀始出為用武帝以董仲舒之言詔天下郡國立學其出而為用者稍稍見重於世唐太宗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宋太宗有內外上舍之設皆致之以用然族屬非一不屑小就遺逸於山林者亦多 皇明 聖德相繼野無遺

材故松氏與榿楠豫章爭先疾趨願為之用棟梁楠榿構櫨節枕惟其施爰為之作傳

贊曰世之有材者不患其不適用而患不能以節操自持有節操者患無材可用材節兼矣而或自挾其所不能交四方貞直之士以堅金石心則烏得不墜其本使百世之下見重於有道之朝也哉若五大夫者可謂以有用之材勵自持之節以脫於虎豹之秦而澤及後世者矣語云歲寒後凋大夫以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石鍾傳

山石

程敏政

石鍾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
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鍾為
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然與人不立崖岸望之
有巖巖氣象必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嘯然長嘯
風起水湧可以起樓鷗而驚蟄龍有謂之者曰子不
聞典午氏之言乎夫鍾扣之鳴錡旬閩轄人不以為
異也若扣而自鳴人孰不以為妖邪子之鳴也亦
將不叩而自鳴者乎鍾嗒然不應人或號為無言公

鍾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迹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良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於沔水漾於渚有聲泠泠在脩暨阻蘇子投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湍林壑或嘈啞然或窅坎鏗鎔然心異之曰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鍾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

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予慕子久矣鍾咲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於天地之洪爐而浪跡於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矣願為金石交已而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於神宗曰九江人石鍾者山澤之矐也自顧僻立萬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丘垤真無足當其意者然其靜也淵停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人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笙鏞治

道可以致百獸之率舞矧陛下功德兼隆方將求鈞
旬闔豁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願乃使之鳴不平於荒
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日下詔拜侍
中昇州節度使封聞喜郡公使御史巫士仁持節以
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符磬者浮沉洲渚間人
號為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貢於舜廷及從孔子於
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與
語大悅目叩鍾之為人磬曰鍾體重厚塊然一武夫
耳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

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登磬於庭磬能波流風靡而不
失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願勿外也士仁良
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至汴入對上果
悅以為協律即日與伶人侍上燕樂遂罷鍾不復召
鍾聞之嘆曰天賦吾以風流之資乃終老於岩穴而
不克致身東序刻勲景鍾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
以終

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鍾自應蓋言君臣
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鍾之才可謂實

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硜硜然隨波
逐流如磬者進用宋之為宋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
哉

石鍾山在湖口縣詳見東坡記文縣人武庫郎
中王君恕嘗讀書山上僧舍因裒古今題詠為
集請予傳之以備一體敘政識

端友傳

為硯山盛舜臣撰

吳寬

端友蓋春秋時衛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
稱其雖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
端州曰此吾姓也止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
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緣溪而
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輒能辨之曰此端
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
自負甚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携其昆仲四輩
北游都下句吳有成四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隱南

言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為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
遂定為文字交他日東阜曰木生遇之曰是固端氏
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裁之耳目與
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燕碩
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為人外
若峭厲而中實溫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
之與手以等曰吾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
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吾志于尹者願終身
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漆室孀之居閒無

事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主人意勸輒更端
焉一日主人將有文字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
能僕嘗識絳人陳玄曰玄識中山毛穎會稽楮先生
三人皆才士請與之俱其無所忌刻如此主人好為
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左右無不如意有以襪
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穎皆倚重焉
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粗疎也遂
棄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巋然獨存蓋其平
日靜厚有容而穎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

廣記
黑之說頤好面攻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
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以故其功著于儒林不
絕素患渴疾醫有并華者治之輒愈蓋知主人故鄉
惠山有名泉嘗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解吾渴耶并華
疑其侍人金注問之曰古謂以金注者婚頤公勿行
浸潤之譖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
垢納汚然日必浴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
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謂我為貪墨乎其廉潔
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為頤立傳如泓何人得牽聯

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不
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
知之理或曰知之蓋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
彼胥吏駟儈之流何敢望其面如韓云官府簿書市
井錢債必不屑記注此其遺而不錄歟其族人既有
才具多出用于世莫知其名今寓于成四君曰鍾曰
鼎曰黼曰黻

斲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于端氏若有所不足而獨
夸深溪歙氏為尤良夫韓歐為古今文章大家與端

氏交最久猶不相知他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
端氏出而歛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
若定雖然吾恐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
氏比德于玉有君子之道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為次矣其歛氏之謂乎

湯媪傳

湯婆子

吳寬

媪之先余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
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
生媪媪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
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
為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
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
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曰號曰湯媪媪為人有
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鉅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

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
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
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
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
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
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
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
溫惟媪能兼之以為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
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別室

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
拒為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之
厥陰曰是非鉄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
自下起若飲薑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
者也公子竒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讒於
公子曰媪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跡叵測其殆鬼物
耶公子尚慎之媪聞而愠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
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
求於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

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
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媪言
媪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媪每春秋時輒為人棄置相
會默然無怨言嘆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媪自周歷
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
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
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
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
寐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

公盡瘁國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
不聞媪言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
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
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耶即謝事
退居於洛後薨朝廷曰有溫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
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
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為陽和如妾
之愚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
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
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
巧思而拙於自防後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
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
勞也封為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息多
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

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
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
然後練然改視為副禕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搃物多矣后怒請帝加
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
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剗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
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褫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
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
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

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
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
嘗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為晉陽欲導以為治簡
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功作
為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謂偉矣然母
始以功見寵後卒蒙戮古稱多才為累功高不賞諒
哉

介夫傳 芥菜

沈周

介夫者姓疏名介介夫字也其先居趙魏之郊從樹
藝以生子孫甚繁衍至介始徙於宋久之由司城子
罕薦以見宋王王問曰若居宋之土地幾葉於茲矣
久必有相賴者若賴宋乎宋賴若乎對曰介竊居王
之土地覃及雨露欣榮不已願有寸長敢不敷露於
左右以求知也臣本一介之微視之甚草草然可以
禦國之饑歲可以資王之儉德可以勵民之苦心王
能味臣言享臣用則臣不為無利於宋矣如不足以

廣記 卷之六 傳
為利臣請退泛魯之仲尼取曲肱之樂亦素願也王
曰周人聚䟽之材寡人何敢失之遂命泛事於揚門
兼修俎豆事日與王昵有燕必偕王曰古者不得其
醬不食朕於介亦然呼為介醬戲之也居常服綠間
錫之紫茸裘以旌其勞辛之功及卒子罕哭之哀時
晉有事於宋覘其愛士返兵却攻宋獲以全君子悟
醬為將雖其死尚保宋人不絕噍食宋人德介乃謀
貌而祀之貌成行釋菜禮以介不喜肉食非僭也介
為人貌直榦濯秀可愛羣居秩然不紊有介然於世

者因名但平生口刺刺詠人是非不少假借被其中
者或至流淚出涕發汗衆曰介有薑桂之性愈老愈
辣其族有大小之異有曰蕪菁曰幽者皆淡泊於世
味雅與齋僧寒士交若元脩信民為其深知者惟介
特拔出云其後介子推又徙晉晉以其先人之聞納
之公子重耳出奔推泛焉道遭絕食推將割股肉為
羹以進公子止曰亡人之在遠也以有先生為禦猶
有旨蓄而弗知其冬也今先生軫念亡人之口腹傷
已以飽人亡人弗以為飽願先生自愛毋易下體也

推卒割之後公子歸伯第賞有功而不及推推之客
 歌於宮門曰茅之拔兮茹亦及之吐其茹兮忘往之
 饑公子悔追賞推推逃之綿山止曰我非賣菜而求
 益也誓不出公子筮而求之得鼎曰巽木離火烹飪
 之象且傳說以調伊尹以烹我將獲賢者之輔遂火
 其山以脇之推鮑焚而死人謂介能跨竈云
 為說者曰介在宋則宋利子推在晉則晉利其為利
 者譬之食於疏可以化壅通積養胃以滋人於人不
 可以少君子於是乎采錄其父子焉其以功哉

竹姑傳

竹蕈

沈周

姑初不詳其姓氏鄉里性好竹有竹處即居人以竹
 姓之遂名竹姑多寓宜興張公洞傳得神仙術其顏
 如渥丹及通體肌肉皆紅膩以絳繒為幘幕於首若
 盖然其裏作襪積細文與菌子結姊妹風韻氣味畧
 同比之南阮北阮云不能察其胎生濕生氣生倏焉
 而出忽焉而隱亦莫能測其迹故莊周以不知晦朔
 訕之又傳其族來自西竺國竺竹同音因姓焉好與
 釋氏子交雖杯酒相薦盤飧相接而當不與草木之

廣言史 卷之四
流同腐者與泊然於世味之外畧無情緣可以執擬
或曰初固超矣則亦有涉瓜李之嫌乃笑云其如所
自来耳間被庸緇俗訥悅而佻之曰一切妄生於着
着生於相相空則無妄無着矣乃瞥然分千億形彌
山在在有姑也緇驚無所着其相其神而貪妄未悛
尚歎曰安得綢載而歸乎姑之術猶左慈以老羝惑
曹操也

野史氏曰姑殆滑稽人變幻示術者與

烏生傳

崇

沈周

烏生者諱烏為氏本姓木湖南人也族甚繁盛漫據
萬山而居久為土地之耗湖南人伐之投諸火焉火
藝不能尅其盡槎牙色盧質重愈精且堅戛之有聲
金如石如見者歎曰木固生火所謂禍發必尅今既
反是豈因敗而成置死而生者乎乃異而復藝之將
觀二物之理有終然相反者否也火及則為之通明
火頤受制不能發炎焰以自威而木得以假其氣烈
燠燠然煦煦然雖風之廬雪之座有睥面盎背之快

廣記 卷之三
魚生傳
盡使天下寒士樂生附之於是無生之生無用之用
無功之功舉昭於世見者又歎曰五行有受尅而相
資庶物有受變而相成金鍊矣而後精玉琢矣而後
巧范睢折脅而相重耳亡命而霸而今而後不敢以
煨燼為棄置也矣信夫李廣所云死灰尚然而况人
乎見者三歎而加異之欲美其名而無其義惟古者
棄而名竊而名勝狄而名因歎之不足而名之亦宜
遂名歎而字之烏乎

方君談子傳

心口

盧格

靈臺有方君者深居丹府人莫能窺居上有留侯宅
又有雍齒宅宅南有談子者君之屬吏也好臧否古
今人物君惺惺時奉命惟謹不敢妄發一或昏怠則
欺之矣一日以言得罪君甚憂之命留侯責之侯曰
吾掉三寸舌為帝者師渠之力也安得而責之命雍
齒齒曰吾自漢祖封居於此日食異味皆其招致也
安能與讐命如意如意曰吾錫土封王君之藩輔也
敢不惟命是聽歷侯闔過齒衙呼談子而詔之曰君

之訓汝不為不勤戒汝不為不至若違訓戒招致禍尤何也談子對曰抑亦君之過也何以言之曰昔在唐虞之世君德休明百司奉職予為納言之官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故一時制作若二典若三謨垂在史冊炳如日星歷代寶之永以為訓三代之隆君德無替時予出納王命罔敢怠違以故伊訓說命無逸諸篇亦與典謨相表裏周之衰也仲尼設教予奉揚休命叩竭兩端三千之徒並受厥旨韓子曰其聲大而遠詎弗信夫戰國孟軻氏好辯予實為之息邪說距

足容必重敬行於股肱之部矣夫然後君德修明內列耳照於儕小人謹朝夕趨事乎左右庸敢怠忽如意曰何謂朝夕趨事試詳言之曰君命吾言則言必有中其言足以興君命吾默則默而識之其默足以容或推明政治正言得失或形容盛德揚厲休功或婉而道之或諮而揚之或辨真偽而明之或正是非而著之或道其常而作彛憲或陳其策而成嘉猷或出法語若日月之垂照或降德音如雨露之沾濡或頒華袞之寵或肅斧鉞之誅是皆得其情性之正合

乎義理之公蓋非君德修明吾亦不能為也夫然故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君臣俱榮內外
合德可以孚魚鳥可以感鬼神可以贊化育可以參
天地休風被於六合令聞流於無窮願不偉與願不
偉與於是如意避席曰富哉言乎吾聞有德者必有
言信不虛也遂以復於方君方君憮然為間曰命之
矣

昔韓子作毛穎傳君子怪其以文為戲及高氏
作烏寶傳又喜其效韓體而頗留情於世教傳

誠行性善養氣之論擴前聖所未發韓子曰孟子功
不在禹下非由我乎漢唐以下君德慙矣而予供職
不廢於是治安天人等策出師奏議原道等作吐露
丹衷恢弘治道皆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凡若此者
君主之乎宣之非君則予固無以施其辨非我而君
又何以行其意哉是知同功同罪不得獨尤我也如
意曰雖然何以復命曰君之所居陰陽為之體剛柔
為之用七竅通其靈五官供其後左有褒善司以旌
其善右有貶惡司以洩其怒定之以仁義中正則神

明內腴五官聽命可以比德於堯舜奪之以聲色傾
利則本體昏昧反為形役不免同惡於桀紂是知君
者百司之綱領萬化之權輿其重任可不重乎如意
曰願抽子妙思倡子箴辭吾將復於君爾談子曰吾
聞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君惟以敬為主
其庶幾乎蓋必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見靜而戒懼
存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遏人欲於將萌素富貴素
貧賤不頃刻而或忘或造次或顛沛無頃刻之敢忽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敬行於耳目之司矣手容必恭

奇云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愚也竊不自揆
輒以所聞組織心口一傳蓋欲學者内外交養
動靜不違以造乎成德之域耳辭雖不及二子
而寓意則向上一等讀者不以辭害意庶幾僭
妄之罪可少逭云時正德丙寅三月望日書

清風先生其先衛之淇澳人金天氏伐其國而裂之
以其半封為平節君命之曰天下制度汝其為予司
以其半封為安素君命之曰天下文翰汝其載諸炎
帝初六月祝融寇中原虐甚萬國如在紅爐中僉問
計于慧工氏曰此非可以口舌爭頽不能致者二人
平節安素君耳然幣請必來來則當無恙慧工因假
物色固請乃偕來平節君謂安素君曰祝融強不可
與爭鋒姑并力驅却之乃已吾有力而才不贍吾當

清風先生傳

扁

程楷

清風先生其先衛之淇澳人金天氏伐其國而裂之
以其半封為平節君命之曰天下制度汝其為予司
以其半封為安素君命之曰天下文翰汝其載諸炎
帝初六月祝融寇中原虐甚萬國如在紅爐中僉問
計于慧工氏曰此非可以口舌爭頽不能致者二人
平節安素君耳然幣請必來來則當無恙慧工因假
物色固請乃偕來平節君謂安素君曰祝融強不可
與爭鋒姑并力驅却之乃已吾有力而才不贍吾當

植其樞汝必展其才闔闢操縱惟吾揮兵與敵爭勝
負惟汝雖然有二名者必有二心况吾與汝同所自
出哉盍一其名曰清風先生安素君曰謹受約遂合
力赴敵祝融知有備歛不敢肆歷三月連壁夜遯
太史公曰魏丙同心漢室以治房杜協力唐祚以興
天下成于同而敗于異者皆是也彼妬忌異謀必欲
功自已出宜其債事而敗國也

索隱考異曰清風先生有三姓其一曰統氏漢
時從班婕妤入宮中歟後寵衰婕妤作詩諷帝

明年復召用其一曰羽氏三國時從諸葛武侯
為軍前指揮侯親任之出總軍旅未嘗離左右
後統氏以婕妤好登薦故遂昵近女婦羽氏憤武
侯功不立遂無意世故與方外士交獨清風先
生有文采故與文士相友善云

廣雅釋名 卷之三

胡液楮傳 扇象牙邊烏木骨
有輿圖之半輪者實胡液楮氏之族也其地疆域明
其求物產居民焉無有也亦有之亦若繪圖然分十二
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象胥氏二烏木
蘭氏實貫穿於腹裡之界白象胥氏乃於外夾持之
然實同受轄於金丁氏焉金丁氏固故能并力隨機
卷舒橐籥以風四方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
威天下天下之民賴是幸亦無苦及祝融氏退十二
牧亦倦於勤斂而退藏於密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

胡液楮傳

扇象牙邊烏木骨

羅記

有輿圖之半輪者實胡液楮氏之族也其地疆域明
其求物產居民焉無有也亦有之亦若繪圖然分十二
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象胥氏二烏木
蘭氏實貫穿於腹裡之界白象胥氏乃於外夾持之
然實同受轄於金丁氏焉金丁氏固故能并力隨機
卷舒橐籥以風四方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
威天下天下之民賴是幸亦無苦及祝融氏退十二
牧亦倦於勤斂而退藏於密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

廣雅釋名 卷之三

惟白象胥氏膏頰臣也使十二牧徵金丁氏與白象
胥氏久與胡濬楮氏同解體矣烏能與祝融氏爭衡

哉

胡濬林傳

胡濬林傳

